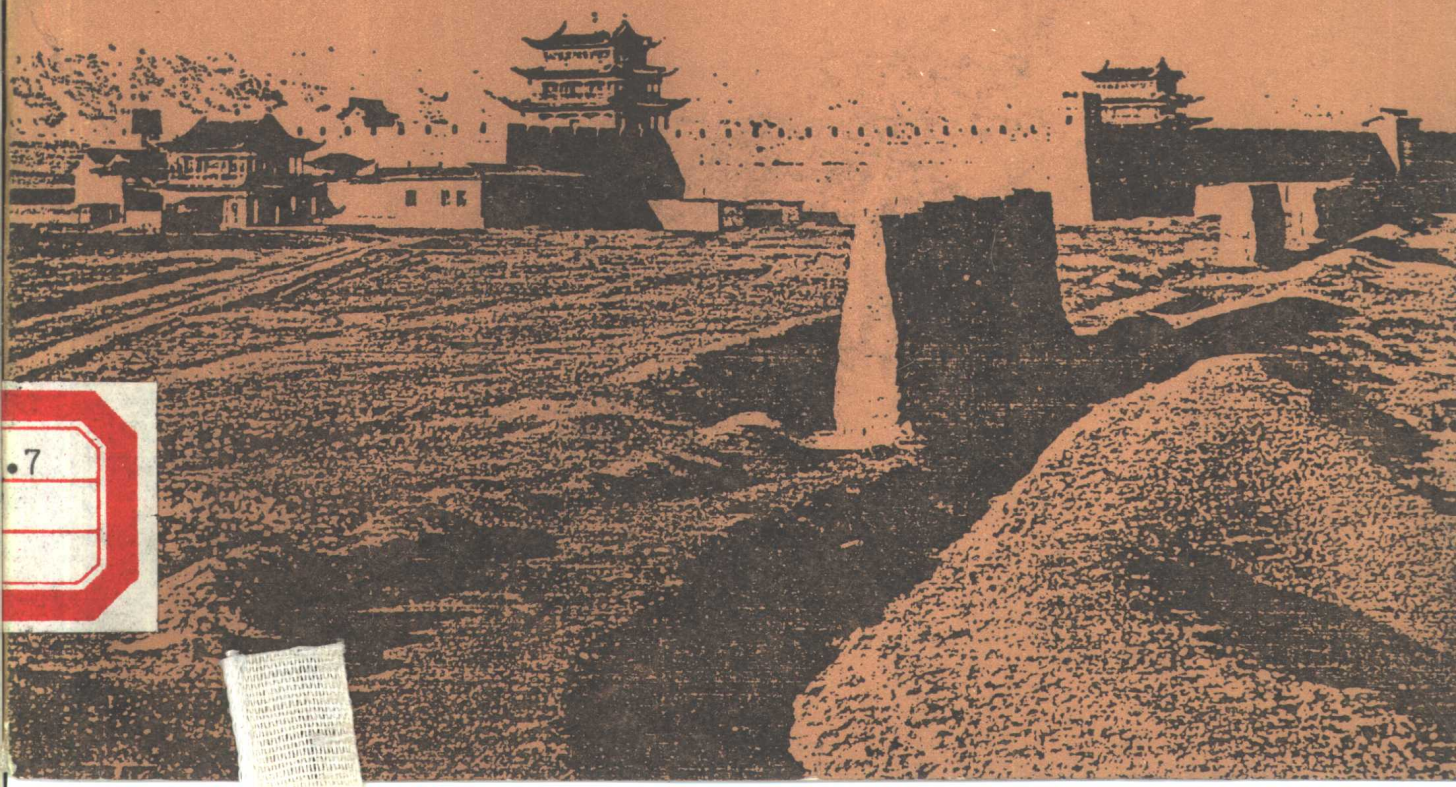


嘉峪关及明长城

高凤山 张军武 编著



嘉峪关及明长城

高凤山 张军武 编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清俊
封面设计：仇德虎

嘉峪关及明长城

高凤山 张军武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德外印刷厂印刷

北京美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787×1092 1/16开 印张：6.25 图版印张：1.5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270-3/K·98 定价：7.0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嘉峪关及其它主要建筑与防务	(4)
(一) 嘉峪关的形胜及修建	(4)
1. 嘉峪关的形胜	(4)
2. 建关	(15)
(二) 嘉峪关城及其主要建筑	(23)
1. 内城	(24)
2. 瓮城	(26)
3. 罗城	(26)
4. 外城	(28)
5. 其它建筑	(31)
(三) 关城的维修	(37)
(四) 关城的防务	(39)
二 嘉峪关明长城概况及其建筑	(46)
(一) 嘉峪关明长城概况	(46)
1. 明河西长城沿革	(46)
2. 明嘉峪关长城的分布与走向	(47)
3. 断壁长城	(51)
4. 长城外壕	(52)
(二) 嘉峪关明长城的建筑方法与形式	(53)
1. 建筑方法	(53)
2. 构筑形式	(54)
3. 施工管理	(56)

三 堡城、城台及墩台	(58)
(一) 堡城	(58)
1. 卯来泉堡遗址	(60)
2. 塔儿湾堡遗址	(62)
3. 石关儿营遗址	(62)
4. 野麻湾堡遗址	(63)
5. 新城堡遗址	(65)
6. 双井子堡遗址	(67)
7. 黄草营盘遗址	(67)
8. 十营庄子遗址	(68)
9. 横沟屯庄遗址	(68)
10. 官园遗址	(68)
11. 其它堡城遗址	(69)
(二) 城台	(71)
(三) 墩台	(75)
1. 嘉峪关西墩台	(77)
2. 嘉峪关东墩台	(79)
3. 嘉峪关东北墩台	(81)
4. 嘉峪关南墩台	(82)
5. 墩台的作用	(85)
四 屯田与军需	(87)
(一) 屯田	(87)
(二) 屯田制度	(88)
附录：嘉峪关大事记略	(91)
后记	(95)

前 言

中华大地上的万里长城，是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长城、秦长城、汉长城，至今断断续续地尚有遗存；明代修筑的长城，则巍然屹立于北国大地。明长城东端起于辽宁省鸭绿江西岸，向西横贯到山海关，经天津市郊、河北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穿过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偏西，到达长城的西端嘉峪关。

嘉峪关南面是常年积雪的祁连山，北面是坡陡谷深的黑山。两山之间形成了约15公里宽的峡谷地带，地势十分险要，古称“河西第一隘口”。嘉峪关就雄踞在这两山之间的嘉峪山上。关城与两山之间有雄伟壮观的长城相连。

嘉峪关自古就是中华大地通往西域的要道，是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就是经嘉峪关的文殊山口。东汉时，班超父子西出西域诸国，也是经过嘉峪关附近的野麻湾，遂使后来的酒泉成为中西贸易的集散地。据传，唐朝玄奘赴印度取经，也是经过嘉峪关境内。还传说嘉峪关外的黑山中有玄奘的“晾经台”和“晒衣场”。到了元代，威尼斯商人、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等人，也是从西亚经新疆到达酒泉又到元大都（今北京）的。

嘉峪关由于地处两山之间的峡谷中，所以自古也是战守之地，著名的古代战场。据文献记载，这里在汉代设玉石障，五代时设天门关。到了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征虏大将军冯胜率兵到河西，大破元将于甘州（张掖）一带，进军肃州（酒泉），兵力直至玉门关外。冯胜沿途巡视，看中了嘉峪山这一带咽喉之地，西域入贡必经之道，于是在九眼泉西北坡上，置关隘、筑土城，驻兵镇守。

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永乐四年（1406年）间，又在嘉峪关以西设置安定、阿瑞、曲先、罕东、罕东左、赤斤蒙古、哈密等七卫，以守西陲之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立肃州卫嘉峪关所，设游击、千总、把总及马战兵、步战兵和守兵扼守嘉峪关。

明弘治七年（1494年），土鲁番贵族常来侵扰，明朝廷即令关闭嘉峪关，绝西域贡。

次年，巡抚徐进出关入哈密、吐鲁番巡视，指令当时的肃州兵备道李端澄主持修建嘉峪关关楼。楼三层三檐，高达17米，上悬“天下第一雄关”匾，雕梁画栋，五彩缤纷，立于广漠，殊为壮观。

正德元年（1506年）八月，肃州兵备副宪李端澄又按照他当年主持修建嘉峪关关楼的式样和规模，主持监修嘉峪关内城东西二楼，于次年二月落成。同时，他还主持修建了关城内的官厅、夷厂、仓库等建筑。至此，嘉峪关关城更加完善，更加雄伟壮观。

但防御西域各族贵族的入侵，平沙漠漠，空旷无障，仅靠一关防守还远远不够。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尚书翟奎视察西北时，提出加固嘉峪关城，并上书朝廷，请增筑边墙（长城），设立墩台，修筑城堡，以保障防御。于是命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了一道长三十余里的长城。长城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脚下讨赖河北岸高达80余米的悬崖边，北衔无法攀登的黑山峭壁间的石关峡，中间连结嘉峪关，形成了一道明墙暗壁。此后，又逐年增修和补修了嘉峪关周围的长城。如嘉靖十九年至二十年（1540—1541年），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了石峡口的断壁长城不到1公里。明隆庆六年（1572年）修筑了嘉峪关至镇夷千户所的崖榱墙，约37公里。明万历元年（1573年）修筑了从新城儿向西到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的肃州东长城约35公里。至此，西陲重关的防御设施遂完善和巩固，形成西南、西北、东北三面为半圆形的坚固的防御阵地。

嘉峪关的防御设施，除上述修筑的嘉峪关和长城外，作为嘉峪关防御体系，还包括在沿长城外侧深挖的壕沟，以及有的地方在壕沟两边修筑的壕沟墙。这就是史书上称作的“壕堑”或“外壕”。壕沟和长城结合，形成双重障隔，使入侵者的马兵、步兵都难以逾越，这就更增强了防御。

另外，在长城沿线，每隔约15公里，修筑一座堡城。堡城屯兵防守，有守备一员，马战兵和步兵几十员至一百几十员不等。在镇城下还设有卫、所等，并置将士防守。

在长城沿线，每隔约5公里，必设一墩，可容数十人，是屯兵、守望之所。

在长城墙体之上或突出墙体之外，还设置城台，又叫墙台或敌台。其主要作用是供守卫长城的士卒巡逻放哨之用。

在长城防御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设置即墩台，史书上称作烽燧、烽墩，俗称烟台、烟墩。墩台设置，或在高山险要之处，或在较高的地段，或在交通要道，或在长城墙体之上。墩台的主要作用是传递军情，即所谓“置烽火，有寇盗来，日间举烟，夜里燃火，征集远近驻兵，前来应战。”

驿传，也是防御体系中一项重要设施。它主要是传递往来公文，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呈的作用。为了准确迅速传递，在建制上设有驿站、驿所等设施。

上述种种设置和建制，构成了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为了确保这一防御体系的功能，又置军需系统的建制，这就是防守将士的给养和军需的供应系统。在明代，除了上

级定时定量供给外，还实行“军屯”。军屯是将士无战争时屯田耕种，以补充军需。据文献记载，明代屯田也有一定的制度定例。军需和给养的供应是保证戍边将士的防御力量。

总之，嘉峪关及其长城的修筑，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较为完善的有效的防御设施。即中原王朝为了防御边境少数民族贵族的侵扰与缓和民族间的矛盾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民族间的一种防御工程，而决不是什么边界、国界。

本书所引文献资料中有关“边界”、“边堡”、“边墙”、“边塞”、“守边”等语词，均属此义。否则，非歧义即别有用心。另外，在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多将边疆少数民族兄弟民族污称为“边贼”、“寇贼”、“虏”，这是当时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很不妥当。为了引文的完整性，不便改动，仅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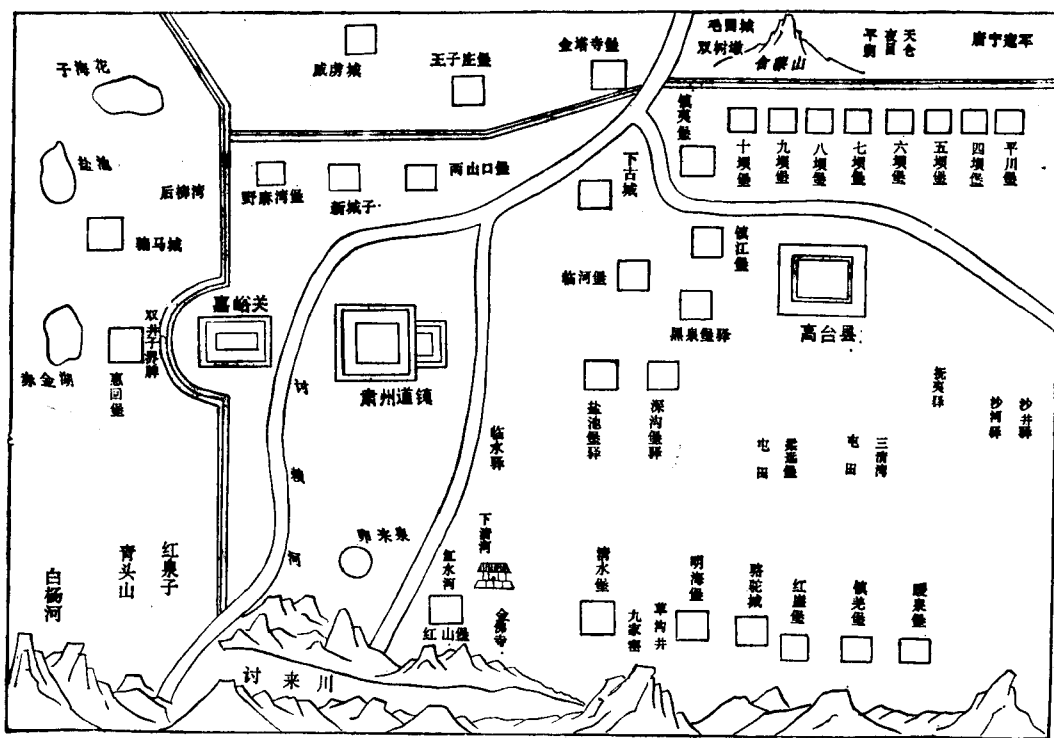
中华大地上的长城，现在保存较好的，是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笔者就嘉峪关及其附近的明代长城、城堡、墩台等防御设施作了初步的调查，由于时间和人力的关系，有些地方没能作详细的测量和绘图，待今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来加以完善。这次将调查所得，结合文献，编写成此书。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学者赐教。

一 嘉峪关及其它主要建筑与防务

(一) 嘉峪关的形胜与修建

1. 嘉峪关的形胜

嘉峪关，是明长城西头的第一个重要关口（图一），在现存长城关口中保存最为完整。关在肃州卫（今甘肃省酒泉县）西嘉峪山上，山之西即关口。“河山襟带，为羌戎通驿之路”（《元志》）；“南有雪山嵯峨万仞，北有紫塞延袤千里，乃诸夷入贡之要路，河西保障之襟喉”（《通志》）。嘉峪关“北倚黑山嘉峪，南凭红山祁连，关城居



图一 嘉峪关及长城位置图（据《重修肃州新志》绘）

中，险峻天成”（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第263页），金汤可守，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

（1）通西域之大道

嘉峪关自古以来是我国西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西域的要道。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到西域各国，就是经过酒泉、嘉峪关（汉天陟县境）、大草滩（现嘉峪关市境内）。自从汉代开发河西以后，东西交往甚密，多取道这一带。这一带便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历来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武帝于公元前138至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至公元前115年，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喜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张骞去西域时，就是路经嘉峪关的文殊山口。那时“丝绸之路”已是“使者相望于道”了。

东汉，“窦固、耿秉经略于前，班超、班勇父子驰骋于后，西域五十国完全归附东汉。中西贸易畅通，酒泉遂成为贸易要道，国内丝绸等商品大量出口，运往中亚和西欧”（《肃州新志》）。班超、班勇出使西域，建立了非常光辉的功绩。班超出使西域路过嘉峪关北的野麻湾（今嘉峪关市境内），在那里留下了足迹。河西走廊在东汉时期（25—220年）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的生产，在酒泉地区出土的东汉壁画和画像砖上，就有多幅采桑、蚕茧、丝束、绢帛以及好似缫丝工具的画面。那时，商贾游客络绎不绝，出现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

七世纪初年，张掖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兴盛时曾有四十余国的商旅集中到这里。唐朝初年，凉州（今甘肃武威）成为河西诸郡的重镇，商旅往来从无间断。玄奘赴印度取经，就从嘉峪关的大草滩通过；在关外的黑山中，相传有唐僧取经路过时的“晾经台”和“晒衣场”。

到了元代（1271—1368年），从中亚、西亚和欧洲移居中国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等人最为著名。马可·波罗从中亚细亚经新疆到达酒泉，然后折向北方的居延海，从内蒙古直奔大都（今北京）。他在元朝任职达十七年之久，回国后由他口述成书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其中也记载了到处是“环以墙垣之城村”的酒泉风貌。

十六世纪，回回商人不断从中亚至北京。沿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把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诸方面消息传递到中亚与欧洲，引起了西方人们的向往。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不远万里从西欧经新疆沿河西走廊东行，于1605年（明万历三十二年）11月抵达嘉峪关。雄伟壮丽的嘉峪关关城和长城的雄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鄂氏等一行人在嘉峪关住了二十五天，经陕西总督批准进入内地，于年底抵肃州，达到了他探索契丹（中国的别名）的目的。到酒泉后，鄂本笃病危不起，于1607年4月11日逝世，安葬在祁

连山前、长城北郊之野。后人编辑的《鄂本笃访契丹记》，记述了上述史实。

二十世纪初，瑞典探险旅行家斯文赫定沿“丝绸之路”探险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时，曾到酒泉探访鄂本笃的墓地，未找到。后来有一位盖勃尔女士经过深入探访，终于找到了鄂氏墓地。盖勃尔女士在著作中说：“他的坟墓至今还在”。

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河西保障之襟喉”，“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通达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东迎华嶽”，“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酒泉鼓楼四向题刻），“三边岩疆一线通道，东接西遮，南蔽北捍，称为孤悬重镇”（《肃州志》）。明清时期，过往的商贾、使节多不在嘉峪关停留，而集中在酒泉住宿、经商。酒泉既是国际贸易的过境点，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口，因而也是民族贸易兴旺的城市。酒泉东关设有“夷馆”，变成了西域一些国家的贸易集散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述了市场的繁荣景象。书中写道：“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人民畜猪屋内，……店内羊肉与猪肉并行而挂列。各街均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

波斯商人赶着驼队，把内地的丝绸、酒泉和张掖的大黄等特产运往西域，贩售世界各地，又把著名的波斯宝石、地毯、香料等商品运往内地。元代文学家马祖常在《黄河书事》一诗中，也记述了波斯商人用玉石换取我农副产品的通商情况，诗云：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

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嘉峪关因地处嘉峪山麓而得名。据《肃州新志·地理·形胜》记载，嘉峪关“自远而论，东以关辅为内庭，西以伊循为外屏，南以青海为亭障，北以大漠为斥埃，襟山带河，足限戎马，所谓西睡锁钥也。由近而论，面瞰雪岭，背倚长城，临水济于左，嘉峪峙于右，内有讨赖、红水之濛濛，外有黑河、白湖之环绕，群峰拱卫，虎踞豹隐。虽地兼沙鹵，居杂戎番，而泉香，土沃，草茂，牧肥。具此形胜，足以有为矣。”

（2）嘉峪关及长城的历史沿革

远在汉武帝开发西北和西域的时候，就在所要开拓的地方修筑亭障和长城。这对开发西域，发展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保障欧亚这条中西陆路交通要道起着重要作用，为过往的中外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

河西走廊原来无长城，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踰居延，攻祁连山，逐匈奴出河西地。汉武帝以其故地置酒泉郡，河西走廊从此入汉版图。汉武帝既逐匈奴，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即河西四郡，割断了匈奴的右臂。但匈奴并不甘心，每当秋高马肥之际，往往越界偷袭，使汉廷极感不安。太初三年（前102年），命路博德从皋兰沿黄河起，向西筑一道边墙以防匈奴。这段汉

长城共分三段：从居延古郡开始，向西南延伸到金塔县的一段，称为北长城；从金塔县至安西县的一段，称为中长城；从安西绕敦煌，经玉门关进入新疆的一段，称为南长城，为了巩固河西，保证沿塔里木盆地西行南、北两道的畅通，汉武帝时代曾修筑河西长城，以后把长城和亭障向西延至新疆罗布泊。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臣瓚注：“令居，县名也（今甘肃永登县附近），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汉书·张骞传》）。西汉称长城为塞垣。《肃州志》说：“古长城在城北四百里，由镇夷东狼心山北至哈密北山一带，有长城墩基一道，可能是汉将路博德所筑，乃筑以隔西夷也。”这道长城经过敦煌郡。《敦煌县志》记载：“城北二百余里，由镇夷东狼心山北至哈密，有长城墩基。”《甘肃新通志》记载：“酒泉古长城在县北四百里，由镇夷东狼心山北至哈密北一带有长城墩基一道，恐亦汉将路博德所筑。又《晋书·李嵩传》义熙元年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或疑即此。否则，元明赤斤、集乃诸处，当时俱有人居，或筑以隔西夷亦未可知。”长城还向玉门关北面2.5公里多的地方东西伸展。汉长城及其烽燧贯穿成一线，南有祁连雪峰，北为隐约潜形的天山，相互映衬。长城之外有疏勒河，利用地形天堑，驻军戍边，免受北面匈奴的袭扰。现在，出玉门关西门的长城，保存虽不算很完整，但整个的气势还可以看出来。汉长城犹如蛟龙在浩瀚的沙海中浮动，时隐时现。

汉代在修筑河西长城的时候，还构筑了许多亭障、列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起亭障是开发一个新地域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从酒泉出发向西进的地区，亭障是一步一步地向外推进的。元封三年（前108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太初元年（前104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汉书·西域传》）。再向西300公里，即到新疆的楼兰古城遗址。武帝时，从敦煌、楼兰以西，有列城、烽燧的修筑。这样，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河西1,000多公里长的长城修筑即告完成。西出玉门关，在今新疆境内还有汉代长城、亭障的遗迹。汉沿边墙，复筑亭障，在敦煌有宜禾障、鱼泽障，广至县（在敦煌东）则有昆仑障、广汉障、美稷障。这正是“千年西旅通东道，万里秦城接汉城”（新城王树枏题诗）。

在今张掖、酒泉北，有古长城。《肃州志》引《元和志》说：“在州北二百四十里，李陵与单于战处。隋镇将杨元于其地得铜弩、牙箭簇。”又引《寰宇记》：“酒泉有古长城，在县北。《汉书》谓之遮虏障。”《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县下师古注：“阩邈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汉武帝太初以前，汉之势力已及于居延城一带，并于酒泉北毛目（今金塔县鼎新乡）一带出发，有一边沿讨赖河及额济纳河之东北行，或以起亭障方式向这一地区推进。在酒泉有西部障、偃泉障。《汉书·李广苏建传》有“出遮虏障，……从泥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的记载，受降城故址在今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受降城是汉太初元年（前104年）为了迎接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投降，汉武帝令将军公孙敖所筑。可见，汉代的防御工程修筑到了河西以北很远的地方。

汉代除了北部塞垣以外，南部祁连山的广大地区也筑有关塞和烽火台。《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记载了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匈奴与羌合”，采取南联西羌南北夹击西汉的策略。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匈奴与羌族奴隶主狼何，共谋袭击鄯善、敦煌，同时封锁羌中道（青海至罗布泊的路），以绝汉往西域的通道。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老将赵充国屯兵湟中，在祁连山及南部大修关塞、烽火台，“为堑垒木橦，校联不绝，便兵弩、飭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在汉代，酒泉郡兵均屯备南山。嘉峪关南的讨赖河河谷古代是著名的南山道，可以翻越祁连山到西宁，沿河有古代兵营遗迹。从酒泉东南的金佛寺入山，沿观山河而上，有相望的烽墩。张掖的黑河上游有古代营垒。高台南山也有关堡遗迹。古浪与永登交界的乌鞘岭南，有汉代的，也有明、清的长城遗迹。

“嘉峪关汉酒泉郡之天隄县境，后汉改延寿县，有玉石障，隋属福录县，唐属酒泉，五代属回鹘；有天门关（址在黑山下），元属肃州路，明洪武五年，冯胜巡河西，始治关，为极边巨防”（高良左《西北随轺记》第六章《关外之行·出嘉峪关》引《辛卯侍行纪》语）。这是嘉峪关未设关之前的沿革情况。“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是亦汉遮虏障也”（《太平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语）。《敦煌杂钞》卷下《嘉峪关》记载，嘉峪关“在肃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乃汉遮虏障之处，即古之玉石山，以常出玉，故名。”石晋高居海使于闐记，“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其故址在嘉峪关外黑山湖左右大道，旧在黑山下也。”史书上这些关于“玉石障”、“天门关”的记载，足以说明：嘉峪关，“宋元以前，有关无城”（《肃州志》）。

自西汉筑河西长城，东汉、西晋、北魏、北齐曾花了很大力量进行增筑和完善。隋、唐两代，在一些地段也有所增筑和修缮。明朝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更为浩大，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差不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工程。在甘肃兰州以西的明长城的修筑也经过了一百多年。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平定河西之后，十分看中嘉峪关的战略形势，便在嘉峪山“筑以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丈，高二丈余，阔厚丈余。址倚冈坡，不能凿池，东西两城各有月城，旋以此关为紧要门户”，自此“始治关为极边巨防”（《肃州新志》）。嘉靖十八年，尚书翟奎巡边，令兵备副使李涵筑边墙于嘉峪关，南北长百余里。

（3）修筑长城的自然条件

河西长城和嘉峪关的修建，表现了我国古代许多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熟悉战区地理环境的战略眼光。汉代，从古浪土门子到景泰黄河边一线是抵御匈奴的前线，沿途曾

筑有许多防守用的烽墩亭障。“在这里设防，到河西的地理距离最短，防守正面最小（不足200公里），用兵最少，又与河套塞垣成犄角之势：进可以夹击南犯的匈奴，守可以捍卫南部的广大地区。汉代军事家这一高超部署，后世许多平庸的将帅往往不懂，他们要经多次失败后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明成化初，即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居住在河套北的鞑靼常常西扰兰州、临洮、武威、张掖和靖远等地。明代近一百三十年都是采取从芦塘（今景泰）、兰州、永登、武威等长750公里防线上设防的笨拙办法，用兵既多，相距又远，很难互相救援。鞑靼士兵纵横驰骋，南侵北犯，往往饮马黄河，明军民屡为所苦而毫无办法。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代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李汶，约两河之众，集七路之师，起兵十万，在永登东北组织了著名的松山战役，战后亲自踏勘了这一带地形，看到这里古代早已筑过从民勤经此到中卫的城障，相望的烽墩还历历可数，才恍然醒悟到明代部署的愚蠢。”（陈良《丝路史话·迤邐向西的古长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汶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查得自凉（武威）之泗水，以至靖（靖远）之索桥（在景泰西南黄河边，今仍称索桥），横亘不过四百里许，……勘得自镇番（民勤）以至中卫，烽墩相望，迄今旧址犹存……乃旧自永安（即索桥，在红山峡北，旧称永安索桥），历皋兰，渡河逾庄浪（指明庄浪卫，今永登）以至凉，则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边，果孰难而孰易？”（李汶《计处松山善后事宜疏》）。所以，自万历二十七年开始，李汶率部从古浪土门至景泰黄河边，沿汉长城遗迹重筑长近200公里的边墙，筑烽燧墩台一百二十座，并筑正路、红水等十二城堡。这段新边墙修成之后，缩小了防守正面，阻隔了鞑靼和青海宾兔台吉等部的联系，果然使明军摆脱了被动局面。

嘉峪关的地理形势也是如此。沿河西走廊过凉州，到甘州（张掖）一段，南面的祁连山与北边的龙首、合黎山约略平行。甘州过后，地势逐渐开阔，纵横数百里，中间形成一个大平滩。沿丝绸之路到了肃州以西20公里开外，南北两山对峙，中间形成一个隘谷，宽不到15公里，势如“瓶口”，通疆大道就从“瓶口”穿过。明朝初年，征虏大将冯胜就选择了这样的天险，筑关以守。以后，又展筑边墙，将整个河西走廊划分为东西两半。现在，“旋登关楼，遥瞻大荒，气概无限。西南瞰青头山口，长城绕之。北倚牌楼山，黑山障蔽其后，南据红山，祁连高峙于前，西南有高坡如城，起伏数道，深藏闭固，诚天下第一雄关，令人想见汉武帝雄风，班侯远略”（高良左《西北随辇记·嘉峪关之由来》）。关南祁连山主峰雄峙，千峰万岭联接天山，雪岭冰峰绵亘千里。其主峰在嘉峪关东南，海拔6000多米，峻极于天。“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美水草茂，冬温夏凉，宜于牧养。匈奴失二山（其中包括焉支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语）源出祁连山北谷的讨赖河（也写作讨来河）

流经关南，由“西北流向东，合清水、红水、白水、沙河，又东迳下古城之南折而北出边墙，穿夹山口，由金塔城西二十里之威虏河分派七坝，又东经会水县之岱山交镇夷界，又东北至天仓河与黑河合”（《肃州新志·地理·山川》）。讨赖河等河水灌溉着嘉峪关、酒泉、金塔等县市的农田，使酒泉盆地里林茂粮丰，为历代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军需给养。关北有合黎、马鬃诸山，附近有平坦无垠的沙碛草原，是一个广大的天然牧场。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出塞远征，远逐千余里，获马、牛、羊、驴、骆驼七十多万头，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当时，河西牲畜总头数不下百万头，“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近关有峪泉活水，“峪泉乃嘉峪关坡下之九眼泉也，冬夏皆清，碧波不竭，以极西边关，（《肃州有此涌泉，不惟民资以生，且又沃地数顷，盖磨其上，天之所以惠边民，真佳景也》志·景致》）。关城屹立广漠，四周平沙，高屋建瓴，对内倚山傍水，地形平坦，便于从肃州增援兵力，运输物资，使关防无后顾之忧；对外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敌情，控制敌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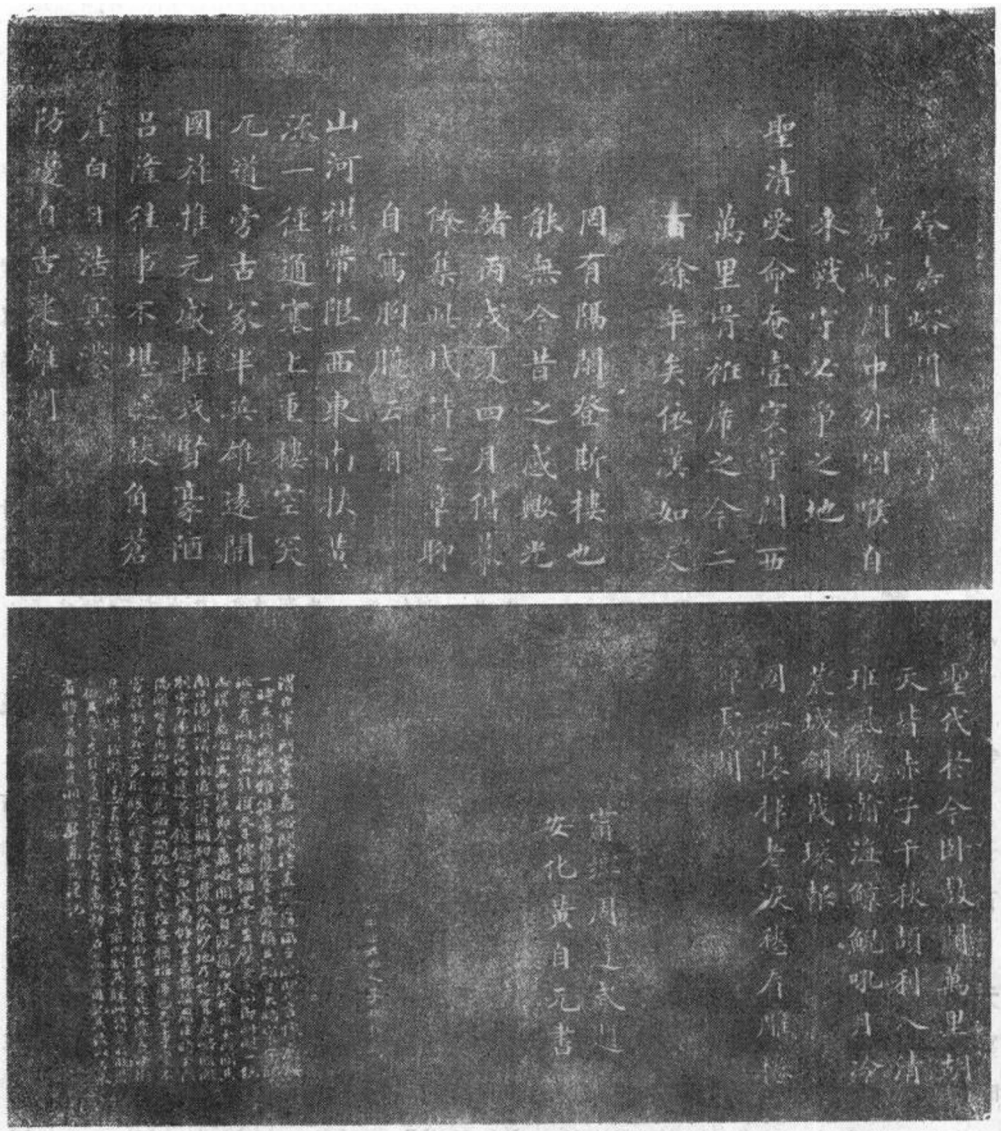
（4）著名的古战场

嘉峪关寂寂黄草，漠漠平沙，地域辽阔，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历来是闻名的古战场。

在关正北10公里处，有明代屯兵的黑石峡。这里外圍山峦起伏，石壁林立，山内沟沟相通，地势非常险要，是藏龙卧虎之地，是屯兵操练的好场所。在附近的黑山脚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肃州兵备道副使郭师古为清除长城以北边患颂功，立一石刻，上有双阴线刻“北漠尘清”四个大字，旁题“大明万历癸巳肃州兵备广陵郭师古书”一行小字。可以想见在此以前这一带争战是何等频繁了。

大草滩在嘉峪关西20公里。其地广而多草，在黑石峡南面，地域开阔，能战能守，进退自如。

嘉峪关现存《登嘉峪关并序》诗碑（图二），是清代周达武题诗，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书写的。此诗是周达武于清光绪丙戌（1886年）夏四月登上嘉峪关城楼，视野开阔，即兴所赋。其内容是记述嘉峪关为河西“咽喉之地”，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地势十分险要；同时赞颂了关城楼阁凌空，雄伟壮观的景象；还表达了对征战守关捐躯将士的深切怀念。碑共三块，每块高33厘米，宽36厘米。前两块上刻十二行，一百九十七字，为《登嘉峪关并序》的全文。最后一块，前半部有题诗、书写及镌刻人的署名落款；后半部空余地方是第二年即丁亥（1887年）春正月郭嵩焘继刻的十一行，二百六十九字。意思是对前面诗的颂扬，同时介绍了嘉峪关的地理位置、险要形势和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将全文录于下：



图二 《登嘉峪关并序》诗碑铭文拓本

嘉峪关中外咽喉，自来战守必争之地。圣清受命奄壹寰宇，关西万里胥衽席之，今二百余年矣，依汉如天，罔有隔阂。登斯楼也，能无今昔之感歟？光绪丙戌夏四月，偕幕僚集此，赋诗二章，聊自写胸臆云尔。

山河襟带限西东，南挾黄流一径通。
 塞上重楼空突兀，道旁古冢半英雄。
 远开国祚推元盛，轻戮贤豪陋吕隆。
 往事不堪听鼓角，苍崖白日浩冥濛。

防边自古建雄关，圣代于今卧鼓闲。
万里胡天皆赤子，千秋颡利入清班。
风腾瀚海鲸鲵吼，月冷荒城剑戟环。
报国孤怀挥老泪，愁看雕捲阵云间。

郭嵩焘继刻全文如下：

谓臣军门寄示嘉峪关诗，盖巡边所至，眺览言怀，寓兴一时。其诗闲深雅健，苍凉边塞之声，称其雄才大略。《寰宇记》酒泉有鸿鸾山，引《穆天子传》西循黑水至璧玉之山，即此。《明一统志》谓之嘉峪山，其西麓即今嘉峪关也。自汉通西域皆出玉门关，其南曰阳关，谓之南道北道。明初弃边外瓜沙地，乃建置嘉峪关，间别中外9遂为河西边界之锁钥。今西域万余里尽隶版图，清时玉门、阳关皆为内地。顾视嘉峪山雄扼戎羌之险要，犹衽席也。天下事变不常，控制中外必先取胜。今时要害又不在雍凉，而在燕晋北边之藩卫。京师军门余济之才，必有以豫筹之数十年之前而制其胜。此诗，老将临边之概，其为之先行乎。黄观虞太守为书而勒之石。嵩焘因记其后以告来者。时丁亥春正月湘阴嵩焘谨记。

正因为自古以来，嘉峪关是兵家战守必争之地，所以这一带时而平静，时而民族战争频繁。

明朝由金陵（南京）迁都燕京（北京）以后，在永乐二年（1404年）哈密蒙古族酋长安克铁木儿向明朝贡，皇帝诏封他为忠顺王，赐给金印，并在关外封设哈密、赤金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七卫后，这一带比较安定。

明朝西域境内的少数民族土鲁番国王阿黑麻“自以地远中国，屡抗天子命”。弘治元年（1488年），再次发动战争，吞并哈密，抓走明朝廷所封的哈密卫忠顺王陕巴，致使嘉峪关外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嘉峪关的防务也随之日趋重要。弘治六年（1493年），明王朝派去处理战乱的兵部右侍郎张海等人抵甘肃，按朝廷旨意羁押了阿黑麻的“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并“闭嘉峪关，永绝贡道”。弘治八年（1495年），“阿黑麻留其将牙兰守哈密，精兵不过四百骑。甘肃巡抚许进、师臣刘宁谏知之，乃以三千骑袭破哈密。牙兰走，获陕巴妻女并牛羊三千”（王世贞《哈密志》，《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一）。至此，阿黑麻才有所畏惧，争战也开始缓和。这年兵备道李端澄主持修建了嘉峪关重关，也叫罗城，还“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楼上高悬“天下第一雄关”巨匾。正德元年（1506年）八月，兵备副宪李端澄又加固初筑的土城，构筑内城东西二楼，在关内还修建了官厅、夷厂和仓库等附属建筑。虽然有了这些防务设施，但是起的作用并不大。

正德八年（1513年），土鲁番王满速儿攻入哈密。到了正德十一年，满速儿率万骑攻入沙州（敦煌），侵占了关外大片土地，进而进攻肃州。据《甘肃戎事志稿》记载，武宗